



同济·欧洲文化丛书

● 德意志文化系列 ●

〔奥〕罗伯特·穆西尔 著 施显松 译

学生特尔莱斯的困惑

DIE VERWIRRUNGEN DES ZÖGLINGS TÖRLEß

同济大学出版社



同济·欧洲文化丛书

● 德意志文化系列 ●

〔奥〕罗伯特·穆西尔 著 施显松 译

学生特尔莱斯的困惑

DIE VERWIRRUNGEN DES ZOGLINGS TÖRLEB

同济大学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学生特尔莱斯的困惑/(奥)罗伯特·穆西尔著;施显松译. —上海:同济大学出版社,2009.9

(同济·欧洲文化丛书/孙周兴,高宣扬主编)

ISBN 978-7-5608-3652-2

I. 学… II. ①穆…②施… III. 长篇小说—奥地利—现代 IV. I521.4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8)第 145477 号

同济·欧洲文化丛书

学生特尔莱斯的困惑

[奥]罗伯特·穆西尔 著 施显松 译

责任编辑 方红玫 责任校对 杨江淮 封面设计 张志全

出版发行 同济大学出版社 www.tongjiipress.com.cn

(地址:上海市四平路 1239 号 邮编:200092 电话:021-65985622)

经 销 全国各地新华书店

印 刷 江苏句容排印厂

开 本 890mm×1240mm 1/32

印 张 6.25

印 数 1—3100

字 数 170 000

版 次 2009 年 9 月第 1 版 2009 年 9 月第 1 次印刷

书 号 ISBN 978-7-5608-3652-2

定 价 16.00 元

本书若有印装质量问题,请向本社发行部调换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学术顾问 (按姓氏笔画为序)

王庆节(香港中文大学教授)
邓晓芒(武汉大学教授)
叶廷芳(中国社会科学院教授)
关子尹(香港中文大学教授)
刘小枫(中山大学教授)
张再林(西安交通大学教授)
张志扬(海南大学教授)
李秋零(中国人民大学教授)
张祥龙(北京大学教授)
陈嘉映(华东师范大学教授)
庞学铨(浙江大学教授)
俞吾金(复旦大学教授)
倪梁康(中山大学教授)
勒希平(北京大学教授)

编委会主任 周家伦 朱绍中

主 编 孙周兴 陈家琪
编 委 (按姓氏笔画为序)

孙周兴 陈君华 吴建广 李革新 宋健飞 陈家琪
宗成河 彼得·特拉夫尼 柯小刚 赵千帆 胡春春
袁志英 梁家荣 韩 潮

总 序

神圣罗马帝国皇帝查理五世曾讽刺德语，说它只配用来与马讲话。其时为16世纪上半叶，马丁·路德通过翻译《圣经》而初创德语——诗人海涅说，路德把《圣经》译成了“一种还完全没有出生的语言”。自那以后，作为一个文化单元的德意志才算上了路。德意志在欧洲常被称为“中央之国”(das Land der Mitte)，至少在文化学术上这大概是可以成立的。

马丁·路德为德意志确立了一个优良传统。有统计资料显示，作为被翻译的文字，德语仅次于英语和法语，位居世界第三；而在把其他文字译成本民族语言方面，德语则在世界上占居首位——德国竟是当今世界第一翻译大国！

看来这个德意志最合乎鲁迅先生的理想了：既会“摹仿”又会“创造”。而这个理想自然也可以意味着：不会“摹仿”亦不会“创造”。先生还说：如果再不“拿来”，再不“摹仿”，那就依然无助，依然无望，终

将落个“恨恨不已”而已。

我们设计的“同济·欧洲文化丛书”之“德意志文化系列”，宗旨正在于体现鲁迅先生的理想：摹仿与创造并举。丛书相应地分为“译作”与“著作”两个系列，此外加上《德意志思想评论》。只要好书好文，门类大可不限，但大抵以诗(学)与哲学为重——也算应了洪堡老人的教诲：一个民族的文学(文化)的永恒成果，首推诗与哲学。

丛书名目上标以“同济”两字，固然是为了彰显吾校与德国、德语、德意志文化之历史渊源，但也决不划地为牢，而是以此邀请学界同仁伸出同济之手，协力推进我国的德国文化翻译与研究事业。

孙周兴

2003年8月8日于沪上同济

捕捉理性之外的瞬间

(代译者序)

穆西尔一直在构思一部不同与一般的发展小说,从1898年开始,断断续续在四年多的时间里草拟他的拉丁文标题小说“Monsieur le vivisecteur”,中文可译作“可能性的人”或“试验的人”,实际上就是他的处女作《学生特尔莱斯的困惑》的雏形。但穆西尔一直没有成功的写就,其中难以成文的原因,乃是穆西尔找不到形式,也不具备技巧将心中已有的材料变成小说,他不得不中断了写作。几经周折,到1906年他终于写成了这部名为《学生特尔莱斯的困惑》的小说,值得一提的是,他写成这部小说是在1906年,也就是穆西尔在柏林攻读哲学博士学位期间。从1903年至1908年,穆西尔系统地研修了实验心理学、哲学、物理学、数学、逻辑学等,他最后的博士论文题目是《论有关马赫理论的评判》,转向能辅以成文的心理学和哲学,特别是实证主义大师马赫的认识论理论为他开辟了另外一条道路,来让缠绕自己已久的“可能的人的”小说变成现实。据穆西尔自己称,虽然他认为自己是作家,但哲学的概念在他越来越重要,以至于觉得哲学于己之重要性甚于文学。穆西尔在这部小说中成功地选取一个可叙述

的片断——学生特尔莱斯发育即青少年时代的经历,从一个完全不同的角度真实探讨人对事物、人的语言以及人对自身理性和感性把握程度,因为青春朦胧发育的阶段蕴藏着一切的可能性与穆西尔一贯欲捕捉的“另一状态”吻合。

该小说讲述生性敏感而最终成为美学家的特尔莱斯回忆自己在充满暴力与压抑的贵族寄宿学校里刻骨铭心的经历。年少的特尔莱斯由于追求另外一种存在而不断进行精神试验,但问题是自己也不知道那种存在到底是什么,最终陷入了自己设计的精神迷惑,对少年心理毫不知情的校方最后却判定特尔莱斯是因涉足同伴间的私刑事件,擅自逃离学校而将他开除出校。

《学生特尔莱斯的困惑》的独特之处在于:小说主人公始终试图将日常的、瞬间即逝的、现实性的和可以看到的一面同潜伏在生活表面之外的、与理性相符的一面进行对照,随时随地进入“另一状态”。“另一状态”顾名思义,是“此状态”——每个人眼前经历日常生活的对立面——“彼状态”,在穆西尔的这部小说中它不同于宗教意义上的“彼岸”,主要是指主人公在既熟悉又陌生的环境里,由于失去了原有的秩序与伦理道德参照系,在同一瞬间走进两个自我,主人公始终认为所有的事情本来都可以“另外一种样子”地发生。作为发育阶段的未成年人对不可思议的东西充满好奇与冲动,所有的东西都是不确定的,与成年人相比,他们不易满足于现实的生活,他们的视觉往往是普通人评判标准的对立面。穆西尔正是把握了这种不确定性,从一个完全不同的角度精细地探讨了人对事物、人的语言以及人对自身理性和感性的把握程度。

小说从火车小站开场又从火车站结束,在火车站与父母告别,标志着特尔莱斯一个发展阶段的开始。父母把他接走又以火车站为结

束，穆西尔象征性地将两个事件通过火车站和铁路连接起来，结构性地暗示，特尔莱斯的发展在经历各种困惑之后，会继续发展，所有的一切只是成长的一个暂时的过程：正如连接火车站向两端是无限延伸的。此外，文中还有多次提到火车站。火车站和铁路是工业文明的标志，象征着“科学和技术立于自然之上”。与火车站相连的铁轨就像数学里的无限循环小数，它来源于无限的远方，汇集于火车站，同时又射向无限的远方。在一般人的眼里火车站是我们乘车和换车的地方，但作者要表达的是火车站就像现代社会一样，一切是由条理和秩序构成，正如火车站长程式化的动作：“站长重复着公式般的动作，掏出怀表，然后摇摇头，又消失了，反反复复，令人想起准时的古老塔钟。”穆西尔从一开始就将小说的结构和主题融为一体，从而为小特尔莱斯敏感而又不足解决的心智困惑埋下了伏笔。

“私刑小屋”是几个学生惩罚“小偷”——巴斯尼的地方，学生之间的恶作剧本来很偶然，但作为旁观者的特尔莱斯却将每次进入“私刑小屋”视为进入另一个不为成人所知的另一个世界，在这个世界里真相和价值的标准也是完全不同于外面的市民世界。实际上，这个小天地就在学校教学楼顶楼一间废弃的收藏室，它与正常的世界只有一步之遥。莱丁和柏茵伯格把惩罚巴斯尼的“小红屋”布置得天衣无缝，并且倍加珍重，而特尔莱斯内心并不特别在意，只是“通往那间‘小红屋’的楼梯就像通往他内心另外那个世界的桥梁，像通向了被人忘却的中世纪”。

特尔莱斯始终认为他的困惑在于他不能将自己的感觉和经历的眼前事实用文字描述出来，“形成一个理性的框架”，正如“从一团纵横交错的乱麻图案中析出隐藏极深的主线”。在现实中，他发现越明显、靠得越近、越熟悉的东西，反而越陌生、越难以理解，而这又迫使

他进入另外一个状态——冥思：“冥思使最深奥、最烦杂的互不相随的东西顷刻之间达到绝对的统一。”在这里，特尔莱斯经受不住柏茵伯格的东方神秘主义的诱惑，多次进入“小屋”，倾听和观摩柏茵伯格的“印度神功”。对迷恋印度神功，特尔莱斯的自我解释是试图借助另外一个途径找到现实的自我和感觉的自我平衡。当他在学校董事会面前进行辩述后，他忽然感到自己的困惑再也没有了，“他称，他能够区别自己和他物，他有一种感觉，他的思想现在正式生成，他的思维和感觉融为了一体”，不过就是这个时候，校长和主审官们却宣布特尔莱斯已经混淆主观和客观，无法救治。

“数学”是小说探讨较深的问题，小小的特尔莱斯对数学如无限小数，特别是“ $\sqrt{-1}$ ”的现实性产生怀疑。在他的眼里，“ $\sqrt{-1}$ ”是一个虚数，根本不能在现实中存在，然而人们却可以拿它进行数学演算，对于属于感觉世界的特尔莱斯这是非常神秘的事情，由此他想到了桥——“桥只有左右两只墩，但可以在上面走，仿佛它们自成一体”。他试图跟周围的同伴讨论，但一开口人家就觉得好笑，向成年人求教得到的答案也只能是“记住并学会演算就够了”，“每一件事情都是一种解释，就取决于他的时间有没有到，没有什么，数学有他自在的完整世界，人们必须呆在其中足够长的时间，为的是填满他所缺。一切的一切就是——信奉”。我们知道，数学是一种内在体系，它是建构在“假设”的事实基础之上，可是执拗的特尔莱斯却把它上升到生存的意义上，他试图通过数学看穿表面的世界和隐藏于其后的秩序：“他意识到：（现实的）秩序没有像它自身那样稳固：没有物、自我、形式和因果是确定的，一切是包括在看不见摸不着但无时不在的变幻中”。他对数学的“迷惑”实际是进入两个现实的尝试。他的结论就是“一切发生着，那就是最清楚的事实。”小特尔莱斯在当时并

不知道，数学是纯粹的思维而形成的，一方面它提供了日常经验知识无法检验的设想，也就是说数学在某种程度上反映了思想高于感觉，感觉高于观察，感观世界无法与数学相符的，要达到数学的真实世界是不可能的事情。

小特尔莱斯不断变换自己的社交伙伴，他希望在同伴身上找到自己的“正常状态”，但一切都是失败，作者毫无保留地证明特尔莱斯最后将所有与伙伴建立的关系影射到他的恋母情节和挣脱这种情结上。而这种恋母情节的最终解除，是特尔莱斯最终走出另一状态、自我发现的标志。小说中出现母亲的情节有二十几处之多，但父亲出现的唯一一次是小说开头，双亲告别小特尔莱斯时，老特尔莱斯对送别的伙伴说：

“不管怎样，”老特尔莱斯——内廷枢密使，转身向在场的其他人说，“我想拜托你们所有的人，我儿子有什么事，请立刻告诉我。”

这句话可让特尔莱斯着实不快：“爸爸，我会出什么事啊?!”
不过他已经习惯了忍受父母每次临别时的这种托付。

这里象征父亲的角色转移到了比自己早熟的同伴身上，而母亲的形象却始终挥之不去。在一次受柏茵伯格的驱使光顾妓女波兹娜时，特尔莱斯一下子就想到了自己的母亲，虽然它同时觉得波兹娜又玷污了自己母亲形象，“一切成为过去，他觉得背弃了自己母亲的形象”。直到假期的一天晚上趁没人时，特尔莱斯一直既鄙视又关注的巴斯尼主动向特尔莱斯要求“性折磨”，他们两人的同性恋关系正式浮出水面，这其中结构表现在以下：

莱丁和柏茵伯格(象征父亲)占有巴斯尼(象征母亲);特尔莱斯和巴斯尼的相惜和默契是一种同性恋关系;特尔莱斯的同性恋情节还表现在对代表父亲的莱丁和柏茵伯格复仇:他私下把莱丁和柏茵伯格将要进行最严重的惩罚巴斯尼的计划泄漏给了巴斯尼,使巴斯尼免遭灭顶之灾,而这时又标志着特尔莱斯与莱丁和柏茵伯格的决裂:“我对你们俩感到恶心!你们的勾当很无聊。”当他敢于面对柏茵伯格和莱丁的威胁毅然决裂时,特尔莱斯实际上跳出了恋母仇父的情结网。随之而来的是对巴斯尼痛斥“你是个孬种!我不会帮助你”,他甚至为此逃离学校,主动离开贵族学校。特尔莱斯在逃出如此错综复杂的网以后,他的成长危机基本上越过了一个阶段。表面上看,特尔莱斯是“疯”了,是“困惑”,但他内心对自己内心价值评判标准有了质的飞跃:成人的价值并不适用他们这些青少年世界发生的一切。他的恋母情节过去了,他的“内心尝试”也就完毕,这丝毫不影响自己的成长:主人公在经受这些毛骨悚然事情后的若干年,即成为因循守旧的美学家后才真正认识到:所谓对事物的看法与其说是与事物本来面目有关,倒不如说是同认识该事物的人的思维方式有关:

但是在巴斯尼这个问题上我没有错:当我聆听墙垛内若隐若现的滴答声,凝视灯光中静静盘旋而上的尘埃时,我并没有错。是的,事物具有人们根本没有注意到的第二种秘密生命,我觉得我的发现没有错:并不是说事物都有生命,并不是说巴斯尼有两张面孔,而是我自己,我自己似乎有区别于理智的第二种视觉来看待我周围的事物。正如我一直感到有一个活着的思维存在于我的心里一样,我在观察事物时同样总有东西不停地在心

中涌动,让我无法思考,在我身上,在我心灵深处,具有一种莫名其妙的东西,我无法用思想衡量它,它是一种用语言不能表达的生命,然而这就是我的生命……

穆西尔的小说人物“特尔莱斯”为自己构筑了一个不为人知的隐秘世界,不断在反现实中接近自己心目中的另外一种状态,这种另外一种状态不是直接通过文字描述的,而是作者通过描述主人公一系列超乎寻常的行为和他突破理性的想象力来实现的,让读者觉得所谓的理性是相对的,它只有一定的限度,一切事物都可以另样地发生,只是审视事物的参照系发生了改变而已,难免使年少多虑的特尔莱斯在同一瞬间进入两个自我,纯粹的信仰在旧的体系已经打破、新的伦理尚未确立的现实社会面前成为一句空话。在这部处女作里,穆西尔对20世纪人们的心理与精神状态探究以及对人的认识能力怀疑全面得到了体现。特尔莱斯的迷惑可以理解是对现实的怀疑又可以理解成现实对学生特尔莱斯的阻碍——无路可通。按照德语的理解,主人翁“特尔莱斯”的德语词“Törless”具有“没有门的(verschlossen)”和“不困惑的(unverwirrt)”双重意义。在作者颇有用意的命名当中,我们可以解读到一方面主人公找不到门,同时他始终坚守自己的信念——自己并不真正迷惑,而这正是穆西尔通过他的小说人物“特尔莱斯”所要揭示的复杂意蕴:在看来“理所当然”的“此状态”中埋伏着“并非如此”的“另一状态”。

(本文系译者施显松发表于《同济大学学报(社科版)》2007年第2期的学术论文

《捕捉理性之外的瞬间——论穆西尔的〈学生特尔莱斯的困惑〉》,略有改动)

只要我们一讲出事物，总会惊奇地发现，所说的话距事物的本质越离越远；我们自以为潜入过深层，而当我们再度回到海面时，我们苍白指尖粘上的水滴已不再是大海的水了，虽然它明明来自大海；我们误以为发现了一堆价值连城的宝藏，而当我们带着它们到自然光线下，发现那些却是石头和玻璃片，而此时真正的宝藏仍在黑暗中发着幽光。

——梅特林克^①

通往俄国铁道旁的一座偏僻小站。

平卧在砾石路基上的铁轨，像是有人划下的四道平行线，漫无目的地向前延伸；铁轨下面的鹅卵石路基，簇拥在铁轨的两侧，形成一条肮脏的长影，又让人感觉像是从地平面飘出的一股蒸汽柱。

这座低矮的小站也就是上了油漆的几间房子而已，小站的后面那条不宽不窄的马路，破乱不堪，直接通到火车站的装卸台。立在路旁的金合欢树，没有一点风采，树上的叶子早已蒙上扬尘和泥土，人们借助这些排列成一线的金合欢树，依稀能分辨出被踩坏的路面。

也许是这些晦暗的色调，抑或是下午的阴云吸干了所有苍白无力的阳光，周围的一切沉浸在冷淡、冷淡与呆板之中，仿佛它们都是

^① 梅特林克(Maeterlinck, Maurice), 1862—1949, 比利时剧作家及小品文作家, 对当时欧洲作家如契诃夫、斯特林堡和叶芝等产生过重要影响。——译者注

木偶戏中的道具。火车站站长忘不了每隔几分钟就从屋子走出来，以同样的姿势环顾四周，瞧瞧远处铁轨旁的信号灯。而火车在边境延误了不少时间，就是迟迟不肯接近这盏信号灯。站长重复着公式般的动作，掏出怀表，然后摇摇头，又消失了，如此反反复复，令人想起古老塔钟里准时出现的更夫。

铁路与车站之间夯得结结实实的路上，一群少年或前或后、或左或右围在他们的父母旁，把这些中年男男女女变成了喧闹的中心。但这种喧闹不能称为热闹，欢快的笑声在走了几步以后就沉寂下去了，使人想到坚硬的回音，铿锵几声后就消失得无影无踪。

眼前的枢密使太太——赫蒂拉特·特尔莱斯夫人，约莫四十来岁，她现在伤心不已，双眼都有些泛红，好在头上那顶厚厚的礼帽遮掩了她的大半个脸。该告别了，对她来讲，把自己的独子长时间留在这群陌生人当中让她担忧不小，从现在起她不能亲自悉心呵护自己的宝贝儿子了。

铁路旁的这座小镇，人口不多，位于帝国的东部，远离首都。

赫蒂拉特·特尔莱斯太太之所以舍得将自己的儿子送到如此遥远陌生的地方，是因为这儿有座非常有名的皇家寄宿学校，它以前是座教堂，后改建而成学校。毫无疑问，在这里，孩子们可以远离大城市的乌烟瘴气。

来这里就读的男孩都是出身帝国上流社会，他们在这里完成学业后就可以继续上大学，加入军界，或者进入官府。基于这种考虑，家长们把孩子送到这里，当然也不免让自己的孩子在这里结交未来的达官贵人，提前营造自己的社交圈子，为日后的升迁拔得头筹。

四年前为了实现孩子自己的抱负，枢密使大人和他的太太作出

这个决定，设法把儿子特尔莱斯送进这所学校。

这个决定付出的代价是眼泪，因为几乎就在特尔莱斯正式踏入校门的那一时刻开始，他就陷入了无尽的思乡之中。无论是他的功课，还是与同伴在学校附近公园绿油油的草地上玩游戏，抑或是学校的操练都没有排遣他的忧郁。他对那些东西几乎没有兴趣，这个世界在他好像隔着一层薄纱，以致大白天他都要强忍住自己的眼泪，而到了晚上，他总是伴着眼泪才能入眠。

他几乎每天都在给家里写信，写信是他存在的全部寄托，而其他的事情在他仿佛只是影子，恍恍惚惚，好比钟面的指针，毫无意义地周而复始。只有在写信的时候他才有一种超凡脱俗的感觉，宛如自己身上洒满阳光和色彩，变成一座小岛，在感觉的汪洋大海中徐徐升起，海水不经意地一天天将他冷冷地、团团围住。甚至白天做游戏或者上课时，他想到的还是晚上要写信。如此一来，他的感觉世界里就好像随身藏着一条隐形的拴着金钥匙的锁链：一旦没有人注意，他就会打开属于自己的锁链，越过一扇门，直扑通向无限风光的花园。

这突如其来的对父母的强烈眷恋，在此之前未曾有过，或者自己没有意识到这一点。来寄宿学校是依他自己的意愿，甚至当第一次送别母亲，他的母亲在落泪时，他还不至于不以为然地笑了，而后几天以后的独处，他的恋家情结就突然爆发出来了。

他起初当这些是想念家乡、依恋父母，而实际上，似乎不是他想象的那么简单，在难以名状的复杂感觉中，如果说有思念的成分，但他发现思念的对象也早已不是父母了，我的意思是，真正依恋一个人不会只是表面的机械性的记忆，而应该是每一个器官都会感觉到他的存在，以致思想离开了所念之人就会茫然若失。而现在的情况是：特尔莱斯对父母的感情渐已消退，犹如回声持续颤动一阵后再也听

不见了。此时，特尔莱斯的眼前再也浮现不出他潜意识中他“至亲至爱的爸爸妈妈”的形象。一旦他试着去恢复父母亲的样子，恰恰从中就会升起一股巨大的痛楚，使他呼吸困难，犹如煽动的火苗诱惑着一个人，同时又可以将这个人付之一炬。这期间，只是偶尔才会想起父母，而这本身又是一种痛，一种自责的痛。如今，孤独在特尔莱斯算不了什么坏事，因为如此一来，特尔莱斯就可以独享空无一人的教堂，在绝对的静谧之中，人的忧伤随着无数支燃烧的蜡烛，不知不觉化作缕缕青烟，随风而去。

他的“乡愁”不再严重，反而慢慢消退，他发现这种变化越来越明显。不过脱离了乡愁给少年特尔莱斯带来的不是痛苦的解脱，而是内心的空虚，他又认识到孤寂决不仅仅是伤痛，而且包含某种积极的方面，某种仿佛从痛苦中析出的智慧与力量。

现在一切过去了，这种朦胧的极乐之泉只有待它枯竭后才能感觉到。

这期间，他信中有关自己内心的反反复复几乎销声匿迹，取而代之的是讲述关于学校及自己新朋友的一些琐事。

现在他内心感到荒芜，宛如一株小树，第一次准备开花结果却要面临寒冬的来临。

父母对儿子的来信还是感到很高兴，他们对儿子强烈而无私的爱，犹如对宠物的溺爱。

每次孩子假期回来后又返校，特尔莱斯夫人感到这个家就又变得空无人烟，没有了生气。在儿子离家后的好长一段时间内，特尔莱斯太太还会噙着眼泪在房间踱来踱去，摸摸这个，拂拂那个，仿佛那些东西上面停驻着儿子的目光和指尖划过的痕迹。为了儿子，夫妇俩什么都愿意付出。